

》马语者

天上有神，人间有奇

马尚龙

“神奇”如今一点不神奇，差不多每天都挂在我们的嘴上，太多太多神奇的事情，神奇的人在被赞颂为神奇。这么多的神奇至少说明了两点，第一，生活确实需要神奇，也充满神奇，没有神奇，生活就没有梦想，励志就没有方向。第二，神奇因为太多太多使得神奇不很神奇，既然是神奇，那一定是极其稀罕，绝不可能此起彼伏，谁都有资格神奇，那就没有什么神奇了。因为神奇就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，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人出现了。要知道，神奇本不是常人所拥有，换句话说，假如一个人拥有了神奇，他就不是常人，要么是比常人高出很多的人，比如神医华佗之流，要么命运发生逆转，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人，比如像霍金这样的人，他不是神，却不会有第二个。当然还会有第三种神奇，那是像魔术之类的行径，将常人诱导进了视觉、听觉、思维……的误区，演绎出不可思议的神奇，在刘谦见证奇迹的一刻，实际上任何奇迹都不曾发生。

如果将神和奇形容为一个很高的境界——确切地说，是两个境界，那么这两个境界，奇还算是人可以努力攀登的境界，神就是高不可攀了，因为神的境界在天上。

“神”这个字长期以来享受了一种很特殊的待遇，一方面，“神”受到广泛的顶礼膜拜，甚至朗朗上口，很多人研究神，却很少人研究“神”这一个字。几乎所有人都以为“神”的读音来自于它的“申”。错了。“申”是天空中闪电的形状，无以极目的闪电超越了所有的田地，古人以为闪电变化莫测，威力无穷，这么一个超级家伙，当然要小心供奉，这才是“神”的由来。帕瓦罗蒂在世时，他的高音C无人可以企及，帕瓦罗蒂将自己的歌喉归功于上帝，他说是因为上帝抚摸过他的声带，这就是神；美国的经典电影《超人》所要表现的就是超过常人的人，超过常人的人就是超人，



《夜·上海》系列三
李京南 摄

就是神。中国人也历来对神顶礼膜拜，往往就是用“神了”两个字道破对自身的神化；只是中国自古神人出医生，有华佗，还有扁鹊，还有李时珍，神医神药神功一点也毫不含糊，并且还延伸出神一样的病人，比如一个植物人神奇般地醒了，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神奇般地站起来了，中国人神奇的力量是将不正常逆转为正常，倒是用得上中国的一句名言——化腐朽为神奇。只不过是混淆了神和奇，降低了神的地位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诞生“走下神坛”这么一个著名理念，神不会走下来的，走下了的从来就不是神。

神是天意，奇是本事。所谓流行的达人，都是各色奇人，奇人有一个世界级别的组织，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奇人的本事和功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人们以“神了”美化，实际上也还是一个“奇”字。“奇”这个字看上去一点也不奇，本义真是了得，下半部分的“可”，就是在神前歌唱的意思，虽然说不上是平起平坐，也已经到了可以对神歌功颂德的地步。不过毕竟与神相距甚远，其中的距离就是天上和人间的距离，绝没有天上人间的合一，人只有被啧啧称奇的份儿。

》何以倾城

每个人的奥林匹克

叶倾城

那还是2008年的事。MAY忽然兴高采烈，在MSN上问我“Athletics Final”是啥意思？确认后“田径决赛”之后又问我：“是不是刘翔那一场？”我两眼一抹黑地说：“应该是吧……”国家体育馆就是鸟巢吗？“这个我很有把握，答：是的。”

她把方方面面都问清楚之后，心满意足告诉我：她已经买到了“Athletics Final”的票，要带女儿来看奥运会。

我认识MAY已经很多年了。她是重庆人，断断续续，我知道她如何以大三女生之身，认识了社会上的混混，爱，同居，怀孕后与男人私奔。众叛亲离的婚姻，终于完败。我永远记得她在电话里失声痛哭：“我怎么办我怎么办？”她没有文凭没有职业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丈夫，她只有一个小女儿，还没完全断奶。我只能答她最空泛最软弱的安慰：“会好的会好的。”——会好吗？我觉得鼻尖刺痒，是黑头正在孜孜涌现，还是因为我的不够诚实。

她的事，我不全知道，只是世界如斯之大，总有她的容身之处。她托我买过自考的参考书，后来寄我一大包宋世成核桃软糖，说自考过了。那软糖确实美味芳香。她热心地教我基础化妆，说正在商场做化妆品导购。

她遇到过有好感的男人，但可惜使君有妇。他们在茶室喝完最后一杯茶，下楼梯时，他搀她一把，MAY说久久都觉得肘下暖暖，像有什么贴身跟随。但是，她说：“哼，我才不做小三呢。”那在高处的，可

为了爱一直低下去，那在低谷的，就必须一路攀升，即使，弃绝爱。

忘了什么时候起，她在淘宝上开了一片小小的化妆品店，一直在我的收藏夹里。

没有什么太大的惊涛骇浪吧，MAY的日子像杰克的豆藤，一点点在不为人瞩目处成长。她买了房子，是两室一厅，给我讲地段我也不懂，她便说一低头就是嘉陵江。那一定能听见轮渡的笛声。

她的淘宝店开大了，我时常在各网站的时尚版面上看到推荐。她是否还孤独，没有人陪在她身边？不必提起，她只是兴高采烈地说：“老天对我真好。”现在，她在考注册会计师，她没太大把握，但是：“考考，总比不考的好。”

那些眼泪，那些绝望，是怎么捱的？当心灵袭来，如何屹立不倒；未来的方向，该往何处寻找……也许这些，并不重要，因为都过去了。我只知道，MAY现在是城市里的有产者，有手艺，有一家店，有闲情逸致能够去看刘翔。她不是金枝玉叶，她的坚韧却如金似玉。

生，并不轰轰烈烈，往往还很难。有时候，一个人，必须经过最痛楚的密荫，才能到达繁花似锦。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：一方面，永不言弃，重在参与；另一方面，追求更高更快更强。这是每个人的奥林匹克。

那一次，MAY没看到刘翔，因为刘翔不跑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她已经有资本等待下一次。下一次，是好了坏，她全承得起，而且从容相待。

》坐北朝南

青春与《复活》

程小莹

玛丝洛娃在老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里，激发了我少年时代的希冀与幻想——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——当聂赫留朵夫在那个晚上走向“半养女半奴婢、眼睛乌黑、走路轻快的卡秋莎”房门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后来会成为“被告玛丝洛娃”。一个男人做了一个女人的“第一个”男人后，男人是这样动念头的——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遇到的究竟是很大的幸福呢，还是很大的不幸？

我的青春几乎就是在这样的困惑里开始的——男人如何走向女人，走向女人以后又会怎么样。

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，就是这些青春男女之间的隔阂，愈发激起了我的渴望，构成一些断断续续的成长历程：1973年之前，在我家的五斗橱底层发现了这本《复活》。书还带着樟脑丸的刺鼻气味。以后的许多日子，我就藏着掖着这本《复活》。我心甘情愿地被老托尔斯泰耳提面命——女人叫卡秋莎·玛丝洛娃，一个农妇的女儿，女人与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的情爱为起点，走向终点。

一个荒诞、混乱的世界就这样展示在我面前，与我的1973年左右的生活很接近。男女之间总是起始于“偷偷”的，然后经历分别和重逢。老托尔斯泰就这样叙述着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。我就对

这个夜晚“偷偷”的以及他们的“重逢”记忆清晰，这样的记忆犹新甚至超过了上周看过的一部电视剧。这事情到现在我还是奇怪：我其实忘记了《复活》的许多情节和细节，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去注意其他的部分。我总觉得《复活》说的就是这样两件事情——“偷偷”的和“重逢”。

这一切都发生在男人女人之间。其中的男人很忙碌，也很复杂，造就了许多提供我想象的触发点。那时候我就崇拜我身边的一些青春期勃发的男人，他们“撑门面”，打群架，会偷皮夹子，会“拉三”；还有就是聪明的，读书好的，但他们最聪明的，是表现在下军棋“四国大战”上，他们身上充满着一种生命的力量，比起我的家庭生活背景，造就我性格内向孤僻，而他们都是健康活泼的。我愿意追随探究这些男人性格的缘由，就像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员席上认出了玛丝洛娃，男人没有回避，他一点不害怕，他回想起自己勾引玛丝洛娃的前因后果，认为自己是造成她不幸的罪人，很勇敢地担当了起来。尽管在这之前聂赫留朵夫一点没有担当，他为了忘却自己做的荒唐事，就变本加厉地找女人，也忙得不亦乐乎。

漂亮又下贱的女人与男人的担当，就这样一直在我的青春生活中引发强烈的感受。

》谏言红尘

有欲望才有骗局

连 谦

有个女孩子给我写信说，她没做过灰姑娘梦，却一不小心撞上了一双水晶鞋，因为有个家世好，事业好的帅男人狂追她，更令人欣喜的是，男人的父母也很喜欢她，为他们购置了豪华婚房，又极体恤地让她先搬进去住着，因为反正房子是给他们结婚的，早晚都是她住。而她不过是个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乡村女孩，留城生活正是步履维艰。

和男友恋爱的那段光阴，自卑的她时常怀疑是不是在梦里。

事实证明，一切事物，只要美好得有点离谱了，基本就可以断定它是不靠谱的，恋爱过程是美好的，婚礼是顺利的，可婚礼之后，男人向她坦白，他爱的不是女人，娶他只是遮掩一下自己的同性恋身份，她顿时崩溃，就好像一个满怀憧憬的天真小姑娘，一步踏进了阴风狰狞的地狱。在她伤心欲绝的噙泣里，婆婆小心翼翼地提出，希望她不要和儿子离婚，用实际行动改变儿子，如果她能幸运地怀孕，她居住的豪华大房，将落到她的名下。

原本去意已决的她，犹豫了，毕竟，以着她的异乡女子的身份，想在本市这么好的地段买这么好的一套大房，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日子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着，渐渐的，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笼罩上心头，她觉得名义上的丈夫用华丽的婚姻欺骗了她，而婆婆正在用房子做诱饵，诱她走向骗局的更深处，牺牲她一生的幸福当作盾牌，阻挡众人口水。

其实，每女孩子都有一个灰姑娘梦，但是99.9%的女孩子都没等来那双双水晶鞋，这剩下的0.01%的等到水晶鞋的姑娘，等到的还是假冒伪劣，相当一部分不仅没乘上白马王子的宝驹，还被劣质的水晶鞋夹伤了脚。

所以，每当有姑娘幸福地跟我描述等到了水晶鞋时，我第一反应不是祝福她

们，而是很煞风景地要提醒她们，不要被狂喜弄昏了头，最好是沉下心来，检验一下水晶鞋的用料真伪。

关于灰姑娘的故事已经深入每一个青春少女的心，可是，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，我开始很现实地琢磨，假如水晶鞋真的存在，穿上它，除了表面的璀璨夺目之外，脚受用吗？首先，它不透气，很容易捂出香港脚来。香港脚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疾病，可它很烦人，就像我们深爱的那个男人绯闻缠身一样的烦，只要你还仗着这场婚姻走下去，每一次对绯闻的清扫都像广告上吹嘘的根治香港脚的新药药膏一样，根治是个美好却不能实现的梦想。

婚姻其实是一场风险投资，在感情风险上，承担责任者不分男女，就像男人娶个漂亮女人就要承担更多的感情风险一样，嫁优秀男人相对于平凡男人来说风险也是很高的。尽管如此，男人依然要追逐于漂亮女人，女人依然热衷优秀男人，其中有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趋强避弱生态选择，也有冒险家的勇敢和赌徒的自信。既然同样是投资，貌似赌本一样，为什么不博个大的呢？在感情生活中，自卑一方的自卑意识，其实就是风险意识在启动。就像一个本以为凭自己的劳动能力，只能拿3千月薪的人，老板却偏要给一万，你拿着这一万，既是欣喜又是不安，你不相信英明的老板蠢了，就只能相信自己是鸿运当头了。

非洲猎人会把椰子凿上一刚能容猴子伸进手去的小洞，然后把椰子固定住，在椰子内放上大把的猴子爱吃的食物，猴子闻味而来，伸手进去抓食物，可是抓满了食物，手却拿不出来了，其实，只要猴子松开手，椰子里的食物，就可以从容脱身，可猴子不舍得食物，等待它的只能是被猎人捉住。

很多时候，捕获我们的不是骗局本身，而是我们内心里膨胀的欲望。